

村人著

女80 客后 记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第一章 疑似故人 1

那位主任在书记任上时，林读与他有过几次接触。林读自然明白他的需求，可他也就是个外强中干的男人，有贼心无贼胆。在面对女性时，他的能力，与面对宦海时截然相反。林读单独与他在一起时，他最多也就近距离捏着林读的手，赞美着林读的手指如葱。林读最不愿意闻的就是葱味，他却说她的手指是葱。偶尔他的手也从林读的手指上捏到手臂捏到肩膀，若再有动作，就是朝上走，抚摸林读的秀发，轻轻捏一捏林读的脸蛋。

第二章 皆从因起 17

在灾区跑了一个多月，脚丫烂了，尿道还感染了滴虫。光明正大去治疗烂脚丫之后，女友捏着一张化验单，说她感染上了性病，责问欧阳临尚，在灾区除了报道抗洪救灾之外，有没有“采访”过乡村妇女？女友一口咬定，肯定是乡村妇女把那虫子寄养在欧阳临尚的尿道里的。欧阳临尚询问医生：“除了性行为之外，还有什么途径会感染上这个鸟虫子？”

第三章 故园春好，寄语落花须自扫 44

芑洲市里说“黄光”，知道的人越来越少；提起“光老板”，尽人皆知。每年的两会，人大会议上，报名单时，先报“黄光”，随即会补充一句“就是光老板”，全场发出友善的笑声。光老板，那可是“智周万物，道济天下”的人物。

第四章 因风飞过蔷薇 63

“像在这样的地方，你喊我老张就可以了。”张大均的目光很得体地在林读的身体上游走着，但还是控制不了明显的欲望，那点男人兽性，或者本能的欲望。张大均额头闪闪发光，是智慧的光芒，也是欲望的光芒。“张

书记只是公众场合上喊喊的。如果以后不在芜洲市范围内，场合上你喊我张老板张总，不在场合上，随便怎么喊。”

第五章 但知船轻，不知去远

91

而黄光自然清楚林读是“张大均的人”，而张大均与“芜洲病人”素来有隙。搭林读的脉，诊张大均的病。若是林读配合，一切好商量；若是林读“给脸不要脸”，拒绝“白丁俱乐部”的好意，林读也十分清楚结局。林读感激“白丁俱乐部”客观上的好意。然而，林读不愿受制于“白丁俱乐部”主观上的设定。林读不愿意成为他们案板上的肉。

第六章 窗破月寻人

104

体制内的情人，深谙在体制内的游戏规则。下级需要上司给予的，是更大的位置、权力，有了位置和权力，她就能自己去谋取利益。最重要的是，她知道那个男人手里的权力能够办多大的事情。譬如说张大均，为你做最大限度的事情，就是能够把你提拔到平沙县副职的位置上，到了那个位置，你对张大均就不该存在任何幻想了，除非他到芜洲市当了一把手，那他能够把你提拔到芜洲市的副职上去。是不是这个道理？

第七章 弦断谁听

135

但这并没有妨碍张大均在副省长的排名上，依旧靠前，不时成为国家级媒体关注的人物，并且传闻北京的某位要员在一次长江三角洲视察时，听了张大均的汇报，当时就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返回京城后，还专门让人调了张大均的材料。在一次省部级会议上，那位要员几度提到张大均，并给予表扬。……既然北京要员如此关注一个副省长，那么，中央组织部门随之也开始跟踪关注张大均，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第八章 皆有佛性

157

前一阵的谈资就是苏北一女副县长的丑闻。说那女的本来是农村一女

第一章 疑似故人

1 风未动，幡未动，心动。

只花了七天时间，上帝把一个世界造了出来。

天底下的事情本该简单。

人生也该如此，很简单，宛如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先乘除，后加减，顺理成章，过程准确，结果亦无误。只恐每每简单的事，人为一搅，就变复杂了；许多人总觉得用自己的方式，计算出来的结果，异于常人，胜人一筹，从此成就只属于自己的荣耀。原本就是先乘除，后加减的方法，有人偏觉得这个顺序必须打乱，该加减时，做了乘除；该乘除时，做成了加减。

人生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不同在于，四则运算讲究的就是过程，过程对了，结果就对；过程错误，结果必然就错。人生无论是先乘除，还是先加减，结果都一样，都是呼吸终止，肉体消亡，生命迹象荡然无存。更何况，人生的奇妙还在于，过程对了，结果未必就是你最初需要的；而当你惊恐于过程是错的，却有超乎梦想的美满结果。人生的诡异又在于，它可以无视结果，而仅仅注重过程。既定的结果，仅仅是身躯的死亡，而非灵魂的毁灭。许多人都相信灵魂，敬畏灵魂。既然会躯体没了，灵魂犹在，同样就有除了找不到灵魂之外，所有生命迹象都在，所谓，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

世间的一切，真空假见，尤其是更注重物质的当代，精神失却于彼岸，且寻不见泅渡之河。当一个人执著于幻想，就滋生畸态之心，因妄念而妄见。诸多人总是逃不出此劫。

颠倒，混乱，到头来却嗔怪造化，有了沧海桑田的感伤，有了上苍不公的哀怨。

林读还能记得十多年前，虽说大四了，但她只有二十岁。自小村上人就羡慕她早慧，林读却越来越觉得《伤仲永》就是自己参照的一个版本。二十岁的林读坐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迷恋着叔本华，在笔记本上近似敬畏地抄写了这么一段“语录”：“生存环境只不过对我们产生一种间接影响，每一个人的心灵也不会全合乎他周围的环境，各人都活在他自己的心灵世界中。至于所处的世界如何，主要在我们以什么方式来看待之。”

据说六祖慧能南游至南海一寺庙，正值黄昏，夜风吹动寺里幡旗。有二僧争论，一说为风动，一说为幡动，争执了许久，无果。禅祖上前道，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乃是人心动也！

佛说，风未动，幡未动，尔等心动了。

我的心动了？林读离开书房的电脑桌，走到阳台上，面对着渐渐平静下来的都市。

这座城市的此刻，正在发生着很多事情。那些事情与她有关吗？好像都有关，又好像全无关。林读把阳台上的窗，悄然打开，一阵秋风掠来，微微的凉，让林读惬意。

“庭外无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气先清。梧桐真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只是物不是人也非。林读把窗掩密，嘈杂之声被推了出去。果真被推出去了？果真没有了嘈杂之声？心，于是静了？

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与她林读应该是无关的，至少此时此刻，是无关的。

林读给刚才的思索下了这个结论之后，转身离开阳台，回到屋子里。

柔和的灯光无声地抚摸着林读还没有来得及松懈的职业装束。

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平时绝少有其他人走进过这套房子，甚至林读都没有想过，是否需要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走进这套房子。这里是林读能够使自己真实到赤裸的田地，从身躯到精神。裸睡在床第，梳理自己，只要她想这样，白天和黑夜都可以。若是她想过有其他人进来，那么她只

己永远年轻，永远那么美貌。她总是在想，何为羞花闭月？何为沉鱼落雁？甚至在一个时期，她走过乡村的树丛时，见在枝头飞跃的鸟儿们瞧着她唧唧喳喳叫唤不停，那一刻，她希望看见鸟儿从枝头摔下来了，摔个四仰八叉，可又不忍心鸟儿摔疼了，折断了翅膀……因为女人爱美的本性和留恋青春的天性，林读就那么轻而易举被小冯说服了去SPA尝试一下，并随即接受了SPA的护理。虽说也知道做SPA更多是心理上的暗示作用，林读还是愿意接受，在柔和的环境里，休息片刻，放松心情，也接受了时尚，有益无害。

林读解开了职业装束的第一粒纽扣，又解开了第二粒纽扣，再是第三粒……脱下衣服，随手丢在一边；又朝着镜子看了看自己，反着手臂，伸到背部，把文胸的衔接口松开，被内衣遮掩着的双乳随即自由散漫地颤动着愉快。林读的脸上随之有了一丝甜美而自我溺爱的笑意，褪去衣服，放松了秀发，再面对着镜子赤裸了自己，林读的脸上有灼热的异样，能感受到身后有粗犷的呼吸声，落在自己的发际、耳际……一双手落在林读的肩头，轻柔又不失力量地拿捏着，周身的疲惫于瞬间消失殆尽。那种惬意哦，顺着肩头遍布周身，直抵心灵。林读能感受到身体的颤抖，她的身体，和他的身体，颤抖着颤抖着……在颤抖中弥合……林读低吟着，伸出羊脂般的手，让纤细的手指触摸那只像蝙蝠一般匍匐在桑拿房一边的电话，手指娴熟地在每个数字键上行走，单键发出的声音连缀在一起，就是旋律。旋律之后呢？旋律之后是一阵苍白而悠长的声音，然后是短促到仿佛哮喘病人临终前的声音……林读习惯了这样的旋律之后带来的苍白。不知道多少个日日夜夜了，虽说那个号码总像幽灵蛰伏于林读的神经，可总是那么虚无，像本来应该有，但仿佛永远丢失了结尾的故事，让林读坦然又惘然。“无穷山色，无边往事，一例冷清清。”

挂上了电话，那只纤细的手回到裸露的身边。林读微微左右摆动着身体，胸乳随之若有如无地颤动一下，脸上滑过一丝满足的笑。林读需要，并且能够找到蒸发忧伤的方式。林读没有发现自己青春正在消逝，没有觉得上帝赐予的财富正在流失。现在她要让身体和心情，浸泡到浴缸清澈的水中去了。

灯光在浴缸水面上晃动，修长的腿和依然饱满的双乳在晃动的水波里，云烟般地变幻着形状。林读的双手从水中抬起，连串的水珠从手指间

多少年后，林读才有所觉悟，毕竟谁都知道，她是张大均书记培养出来的干部。这是一个宁信其有关系，不可信其无关系的时代，类似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的逻辑推理。

投鼠忌器？

林读到芑洲团市委书记任上时，那位主任已经不在市委书记任上了。关于他的事情，也只是江湖传说。

据说他的卸任很突兀，整个芑州市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他在省城开会，传闻说要他下来。本以为也就是传说中的故事，是也不是。可心里免不了忐忑，局促不安。风声很紧，有鼻子有眼睛。他给省委组织部的朋友电话，朋友支支吾吾，说不清。省委组织部的朋友都说不清，疑惑就更大了。传说中的故事，也会“不是也是”。在省城多呆了两天，犹豫了两天，他决计去找省委书记问个究竟。

那天下午，省委书记在办公室，他去了。一只脚刚迈进去——

“回去吧，你的工作省委组织部都安排好了。”省委书记的眼睛始终盯在手里的文件上，没瞧他一下。那一瞬间，他的心碎了，他把省委书记那一刻的态度理解为对他的不屑，像扔一只破鞋子，没有一丝情感的留恋。

他只好把迈进去的那只脚，抽了回来。就在抽回的同时，脚一阵痉挛，没站稳，人跌倒在省委书记办公室的门口。省委书记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专心于手中的材料。也许，是为避免尴尬吧。

翌日，他没坐芑州市的那辆一号小车，破天荒坐了火车。看到一张扔在地上的省报，第二版上居然登载着芑洲市委书记被免职的消息。

也就是说，在他全然不知情时，他被免去了职务，而且令其闷闷不乐的是，还须自嘲“走狗烹”。好在最终还给他任人大安排主任的位置，多少也算仕途完整的结局。

让林读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主任居然会邀请林读去他家中做客。更为奇怪的是，那天只有主任独自一人在家，还亲自动手做了菜，虽非咸即淡，但意义不同。林读的内心恍惚。临去前，她思来想去，还是给张大均打了电话。“你去吧。”沉默了很久，张大均说了一句。林读是聪明人，能读懂张大均那片刻的沉默所表达的内容：一切适可而止，多听少说。

“大均书记知道你来我这里吧？”吃过晚饭，喝茶时，主任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一句。

林读愣住了。

主任淡然一笑。

主任既没有与林读谈私情，也没有说官话，更不涉及芜洲庙堂任何事任何人，好像就是让林读去一趟，陪他度过一个黄昏。临别时，主任说了几句鼓励的话，照例捏捏林读的手，肩膀上拍了一下。

林读至今都不解，主任当时为何邀请她去。

也正是他从市委书记骤然成了人大主任这么个过程之后，林读体会到庙堂的人心不古。

许多讥讽主任的传闻，突然多了起来，最终归纳出的评价有：“实事求是做，虚事实做。”“大事不做，小事大做。”

林读总是默默一听，不作一句评说。

有人说主任在书记任上，去高速公路巡视，问收费口工作人员，逃费的多不多？工作人员回答说时有发生。他便对身边高速管理者说，可以学学以色列的方法，当车辆经过收费口时，不交费，就喷上一种特别的药水，然后放出警犬追踪，一直追到车主家里，看他们以后逃还不逃。

简直是天才方能编造出如此刻薄的笑话。

渐渐地，林读也认可那位主任在书记任上时，三大罪责：搞乱了芜洲的政治秩序；搞垮了芜洲的经济建设；搞死了芜洲市的文化发展。否则，也不可能那么简单就免去了他书记职务。乡下人杀一只鸡，还要做点预备工作呢。

龙在浅滩，虎落平阳，被人戏谑，意料之中。

林读对张大均首次有腹诽，发生在张大均也参与到把前任作为谈资的行列之中。当然，张大均像是无意中提起，让人觉得他也就是话赶话，不存心机，没有夸张的表情和激越的情绪。说他的前任到了墨尔本，对方把考察行程全部安排妥当，他的前任却还在床上呼呼大睡，考察团所有成员不敢惊动。最终对方一恼，废除了所有经济考察安排，调整为澳洲观光旅游。张大均毫不着墨的一说，旁人自然明白，芜洲经济大踏步落后，全系张大均前任的不务正业。

林读承认芜洲经济滞后，与那人有重大干系。但事至于此，张大均就不该说三道四，落井下石了。林读当然不可能提醒张大均的，随便一想而已，毕竟张大均首先是人，是人就必然没有完人。

3 吹不散眉弯。

好像是电话铃声。

不是好像。

就是电话铃声。

墙上蛰伏的蝙蝠，发出优雅的声音。

林读的手和目光同时接触到了那只蝙蝠，周身的水珠，才惊愕地落在地板上，并发出欢快的欣喜，声音轻微，一如落下的音符，谱成可以唱的曲。浴室里顿时弥漫了久违的温馨，真实的温馨。

“是你……我知道，是你……你，是你……我知道，我知道的，是你……”林读颤抖着身体颤抖着声音，“你、你说话啊你……说话啊……”激动，抑或感伤，林读无法自己，无法把所要表达的情绪连贯起来，“说话啊，你，说话啊啊……啊……”女人特有的柔弱，使得林读哽咽。

“是我。”传来对方低沉的声音。

“是你，我知道，你是。”林读似乎就这会说这几句话。

“是我。”对方肯定着林读的不需要判断的判断。

“好吗，你？”

“你好吗？”对方依旧沉着地问。

“好。”泪水从林读的眼睛里滚落下来，“不不不好……”

沉默。

对方伫立于夜，选择了此时的沉默。

彼此的呼吸相应。

彼此的心跳相应。

彼此的血液，隔着时空，距离着肌肤，以生命的方式相应。

“你应该好。”

低沉的声音再次从林读不知道的地方传递过来，轻轻的，轻轻的，贴着林读的细腻的肌肤，滑动着。

“想你。”林读藏匿于内心深处的那点欲望，被对方简单的声音勾动，“想你……现在，就现在，想你……”

“知道。”低沉的声音又一次间断，又恢复了流畅，平静的流畅，“再过些日子，我回来。”

“多少个日子？”林读追问着，迫不及待，周身的每个细胞随着紧张的追问膨胀着。

又是沉默。

又是平静的沉默。

林读习惯这种沉默，林读能够解读的沉默。这般的沉默里，林读能感受到温润，使周身的肌肤舒展，心灵舒畅。

“我等你回来。”林读再次哽咽，喜极而泣，“我和我的一切，等你……回来。”

“嗯。”

“等你。”莫名兴奋了的林读，轻吐着唇齿，亲吻着在不知名的地方的那个声音低沉的男人，妩媚而笑，晃动了一下肩膀，胸乳随之如花枝般一颤。

“嗯。”那个声音像是在感受着林读此刻一切的表情和肢体动作之后，应了声，然后说着，“再见。”

林读沉默了。

林读没说再见。

林读不要告别，因为林读不想告别，因为林读从来没有和他离别。林读想起，她该对欧阳说人大主任的假画事件的，可她还是忘记了。林读觉得问一下欧阳，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虽说这件事情看上去与欧阳并没有关系。既然忘记问了，那就没有再问的必要，至少今晚是这样的。

林读手里的那只蝙蝠，再次蛰伏于墙壁上，如一只需要停止的钟摆，固定了一个姿势，凝固了一个故事的章节。

林读这时才注意到镜子里的自己是模糊的，裸体的轮廓隐隐约约。浴室里的热气，使镜子蒙上了一层滋润的羞涩，躲在模棱两可之处，陪伴着林读，与那个传来低沉声音的男人，有了一次自以为是的心灵接触。林读站在镜子前，看着似非而是的自己，纤细的手指快要触摸到镜面上那滋润的水色时，又退却了。林读愿意自己就是这样在大千世界上行走。他说过，她只能属于这样的形状，再模糊，就不存在了；而再清晰，则无法迈出下一步，就被规则淘汰了。

若有如无。

似是而非。

林读差不多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把自己塑造于他给予的这个定义之中。林读有过林读的痛苦，因为生活在这样的定义中。但林读愿意承受这样的痛苦，既然当初他告诉她，这样很痛苦，可是这样的痛苦，能换取别样的荣耀，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荣耀，即使这样的荣耀对生命并不重要，然而对生存很重要，对生活很重要。生命时常并不在生活之中，与生存无关。林读选择了这样的生存方式，她需要一种不属于生命、于生命毫无滋养的荣耀。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都只是生存，没有生命。

那一年，她并不懂得何为生命。

那一年她觉得生存、生活、生命之间毫无区别，是一体的。

后来她明白了，渐渐明白了。

可她已经接受了并走进了欧阳给予她的定义。

林读携带着今晚的兴奋，和此刻的模糊，回到依然温热的水里，拾起了难得的一份惬意，重量从体内一点点抽出，四肢如随风的柳枝般浮动于水面，不停晃荡。

林读感觉到，他就坐在浴缸旁边，手指又在她的身躯的任何一个部位，随意调皮地滑动着。林读沉醉于想象中，性感的嘴唇，虔诚地迎接着想象中的那个略带粗糙的且并不温柔还藏掖着些许野蛮的嘴唇。他与她所有交流的动作，都不存在怜香惜玉，像暴徒施行的抢劫和掠夺。林读喜欢，喜欢他的粗暴，希望再粗暴一些。那样，她或许可以涅槃。

然而林读在进入想象之后，她唯一拥有的，只有此时的想象。

恋一个人，带来切入肌肤的欢愉，带来沁入心肺的幸福；同样，也是那切入肌肤的疼痛，侵蚀心肺的疼痛。

恋一个人，幸福多一些，还是，痛苦多一些？

恋一个人，幸福夹杂着疼痛，疼痛渗透着幸福。

恋一个人，就是幸福和疼痛。

幸福的疼痛。

疼痛的幸福。

恋一个人哦，是幸福着的疼痛。

恋一个人哦，是疼痛着的幸福。

林读也说不清也道不明，譬如此时的泪水，是幸福的泪水，还是疼痛的泪水。肯定是发自内心的泪水，从心坎溢出的泪水。但有一点，林读是有所悟的，那就是多少年来，她承受着一种无法言语的疼痛，好在疼痛里，隐约着幸福。她寂寥的时候，并不担忧那幸福离她而去；可在她聚焦在风光之下，疼痛袭来，她便忧虑了。忧虑，疼痛包裹着的那点丝丝幸福，再没了，消失了。惟有疼痛残留在心底，挥之不去。那个时候，就是再没有了恋，再没有了爱，再没有了可以寻找回来的那缕惦念……好在，此刻她的疼痛里，明显着幸福。那种疼痛，那种幸福，只要用她纤细的手，便可以怀抱，可以让它黏在肌肤之上，藏于血液和心脏，鲜活于一呼一吸……和每次回眸、凝望和子夜的呻吟……在呻吟中思念，在思念里想到诉说。

怎么那一年的春，就丁点儿也不知道，有精神颠沛呢？

那一年。

那一年的春天。

第二章 皆从因起

1 黄色。躺着的男人和行走的女人。

目所能及的远近，是黄色；在黄色里，有一个男人，只有一个男人。
男人就是欧阳。

欧阳临尚。

年龄不详。

职业不详。

他表现出的是思考状，但他的脑子里在想着什么，不详。

这片黄色，来自于接近乡村春天尾声时的油菜花，绝对的纯度，不含一点杂质，金黄灿灿。阳光随之也变得金黄金黄，透着乡土气息的金黄。中午时分，一个男人，也就是欧阳临尚，坐在乡村的田埂上，四周是油菜花。他像一只黏在油菜花上的蜜蜂，专心于花朵里采集。欧阳临尚坐在油菜花地的田埂上，一手拿着一瓶矿泉水，一手拿着法式面包，悠闲地咬扯着面包，喝着水。近乎于光秃秃的脑袋上，星星点点落着油菜花瓣。太阳挂在天际，美好的阳光热烈地普照着油菜地，成片的油菜花儿在微风中，折射出道道金色光芒。眩晕的浪，似海。欧阳临尚眯着眼睛，四下瞧瞧，大概过于清静了，觉得应该有一个人从油菜花丛里悄然而来，这个人肯定是个能与这片纯洁美丽的油菜花儿映衬的美人。可眼前就是海洋一般的金灿灿的油菜花儿。

“极目离离，遍地蒙蒙，宦桥野塘。正杏腮低亚，添他旖旎；柳丝浅拂，益尔轻扬。秀袜才挑，罗裙可择，小摘情亲也不妨。风流甚，映粉红墙低，一片鹅黄。曾经舞榭歌场，却付与空园锁夕阳。纵非花非草，也来蝶闹；和烟和雨，惯引蜂忙。每到年时，此花娇处，观里夭桃已断肠。沉吟久，怕落红如海，流入春江。”这是欧阳临尚离开荒州市来寻油菜花儿时做的功课，专门找出阳羡词人陈维崧为菜花填写的《沁园春》，背诵牢记，以娱情景。

自古以来，专门为油菜花而吟诗填词者甚少，难得陈维崧一片心意，不忘田地根本，乡村美好。

欧阳临尚也就索性闭了嘴，想着从远处正走来的美人。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欧阳临尚偏爱美女，这是他一辈子不丢失的爱好。

因为自己俗，所以爱美女。外在的美容易令人陶醉、遐想，不需要动脑子。他与美女可以做最直接的交流。所有美的事物都可以与之交流。在人生理想的大道上踏歌而行的欧阳临尚，却忽然没有与事物交流的心境了，惟一还可以做的事，即与美女交流。欧阳临尚自己也说不清楚，从何时起，忽然就没有了心境。在没有心境之前，先是没有了激情。而他明白自己需要一种激情，否则生命就彻底枯萎了，欧阳临尚还没有到“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年龄。一个人，真正抵达无所求的境界，绝非容易。拿起易，放下难。大千世界，几人能参透“舍得”？尤其对于欧阳临尚这样的人来说，曾经梦想着迈进庙堂，找到一把适合自己的交椅，却总是摔倒在庙堂门前的台阶之上，残疾而归。残疾了，还得不到抚慰的言语，更无处领一份抚慰金。

欧阳临尚琢磨不出自己因何而被机会抛弃。

可被弃，毕竟是事实。

是结果。

欲望不可能因此而放下。当他临渊羡鱼，没有收获时，欧阳临尚也想过为捕捉欲望“退而结网”。也许是担心机会再次与他相错，欧阳想，还是另结一张网吧，为需要的人去结网。而他所需要做的，是寻找一位需要网的人。

一种“没有激情已多年”的长叹，使欧阳临尚眯着眼睛，远眺天际的

太阳。本该春风料峭的时节，出奇的温暖。厄尔尼诺肆意于地球好多年了。九十年代初江南的一场洪水，就是那个厄尔带来的。时间流淌了快十年了，欧阳临尚觉得自己的双腿依旧浸泡在那场洪水之中。

在灾区跑了一个多月，脚丫烂了，尿道还感染了滴虫。光明正大去治疗烂脚丫之后，女友捏着一张化验单，说她感染上了性病，责问欧阳临尚，在灾区除了报道抗洪救灾之外，有没有“采访”过乡村妇女？女友一口咬定，肯定是乡村妇女把那虫子寄养在欧阳临尚的尿道里的。欧阳临尚询问医生：“除了性行为之外，还有什么途径会感染上这个鸟虫子？”

医生瞧瞧欧阳临尚，说：“你不是那个最近电视上经常出现的欧阳吗？”

“是的。”欧阳临尚解释说，“我是去报道抗洪英雄的。”

“你在灾区多长时间？”医生瞥了一眼手里的化验单。

“一个多月。”欧阳临尚有点紧张，不是因为医生，是想到到女友鄙视的神情。

“与水有关系。”医生轻描淡写地说，“洪水来了，会带来许多种疫情，而你这个啊，是在长时间在灾区，水出现了问题。”

“水？”

医生点点头，肯定说：“水。”

没觉得水有问题啊？欧阳临尚仔细回忆着，喝的，用的，都是当地的水，水没有异常气味，也不见污浊啊。

医生像知道欧阳临尚是自言自语，没搭理他，开了处方。

欧阳临尚从医生那里离开，到药房取药。看着取药窗口那一小盒药，不想拿。

药房的药剂师大声叫着：“下一位。”

欧阳临尚还是取了药。太不可思议，难道就这么几片小药儿，就能驱逐躲在他尿道里的虫儿？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你不相信不行。欧阳临尚很安静地服药，想着那些躲在他尿道里的小虫儿正进行在死亡途中。欧阳临尚还想起在灾区的所有人，是不是都和他一样，有小虫儿了？

欧阳临尚尿道健康之后，女友又回来了。

欧阳临尚拿出病历，准备把小虫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向女友做一个详细陈述解释。

“我都知道了。”女友让欧阳临尚把病历本子收起来，温柔一笑，说，“你在医院每做一项检查和治疗，所有的结果，我都知道。”女友骄傲地拉着他的手，告诉他。

欧阳临尚无语。

“包括你在乡下采访时的情况，我也清楚。”女友说，“我相信你没有和乡下的女人有过任何……关系。”

如鲠在喉，可欧阳临尚没吭声。

欧阳临尚把病历本子放进抽屉里。

欧阳临尚对女友有了另外的想法。就在抽屉推上的一瞬间，欧阳做出了一项足以改变他一生的想法。

欧阳临尚没有对女友说什么，他只是选择了离开。一直以来，欧阳总是想方设法去适应女友，但如今他明白了，她并不适合于他，分手也就成了最佳选择！

暖暖的光芒照射着大地，欧阳临尚享受着这份恬静。

欧阳临尚把没有喝完的矿泉水放在一边，身子随之倒了下去，倒在田埂上新长出来的嫩嫩的草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句从欧阳临尚的嘴里倾吐而出，却没有了热情，仅仅是记忆的自然反应。

欧阳临尚曾经付出了很多的激情。然后呢？然后生活回报他的是不断的挫折、打击、失败、痛苦、悲伤、心碎……激情终于堆积成为生活的经验；经验使他能自如地应付生活，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不再有挫折、失败、悲伤、痛苦，也没有了激情；生活成了一场交易，与每个日子相遇，就像填写格式化的合同。可悲的生活，没有了伤害的生活，却伤害了生命。

欧阳临尚在坎坎坷坷之中，获得了相当成熟的人生经验，却还意外地残存着一点生活的热情，这一点他自己都十分奇怪。

可那点热情，对于欧阳临尚而言，似乎多余。

此时残存于欧阳临尚体内的热情，怎么想怎么看，都属于资源浪费。

那点热情，若是赋予一个需要热情扶持的人，或许还能成点事。

不去想这些了，欧阳临尚躺了下来。“乡村四月闲人少。”灿烂的油菜地里，反正也见不到一个走动的人，即便欧阳临尚满脑子想象着会有一个人走来，有一个美女走来。欧阳临尚就躺在青青的草地上，那是正盎然着

丛里背诵着诗句时，不矫柔造作。

欧阳背诵诗句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但情绪是饱满的。

饱满的情绪，感染了林读，使得她停下脚步，转过身，好奇地凝望着欧阳。

欧阳痴迷于眼前的桃树林，沉醉于眼前的桃花。

林读的目光依稀也很舒适地注视着欧阳。

这情景像是谁的诗所流淌出的意境，人与风景，浑然天成，又各自获得了各自的需求，两全而齐美。

“为何不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当欧阳感觉到林读的声音时，林读已站在了欧阳的身边，微笑着。那鲜艳的微笑，亦如桃花鲜艳之色，撩动了欧阳的心。

“有桃花，足矣。”欧阳的笑掩饰不了他的狡黠，并从林读的手里把照相机拿了过来，打开，对焦。

林读微笑着，没追问。

“美色可餐……”欧阳环视着桃树林满眼的桃红，像是对林读做着解释，“可以等待枝头的桃花，长成了果实……而河豚却需要支付大把银子……”

“你也可以成为披着蓑衣的渔翁入江去捕捉啊。”

林读眸子中的机灵，正捕捉着欧阳。

欧阳瞥了一眼林读，说：“也妙！”

“但，可言。”

林读又笑了，桃树林里全部鲜艳，刹那间都成了林读微笑的背景。

“走吧。”在林读轻轻的唤声中，欧阳移动了步子，与林读穿行于桃树林里。

“林读……零度……林零……读度……”欧阳如说相声的一样绕着单口，不免自己也笑出声来。

林读回眸，几声鸟鸣，几片花瓣儿从树的枝桠上滑落而下，随风舞蹈。

咔嚓。

咔嚓。

咔嚓。